

陈望道在重庆潜庐

赵宾

展痕处处

重庆北碚东阳街道创造路11号附2号，是一幢名叫“潜庐”的院子。1940年秋，陈望道为避免汪伪特务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重庆，任教于内迁北碚东阳镇夏坝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寓居刘肇隆的院子，改名“潜庐”。

这幢岁月斑驳的小院，是陈望道在抗战期间复旦大学任教的住所，承载着陈望道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往事。

创办《中国学生导报》社

1942年，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943年，陈望道提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报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注重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呼吁学生“有胆有识。胆，就是要有敢讲真话的胆量；识，就是所讲的话要有见地”，鼓励学生创办进步刊物。

在陈望道的鼓励和影响下，1944年12月22日，陈以文和杜子才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与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的《中国学生导报》在潜庐诞生。“这个由学生自己采写、编辑、出版的报纸在陪都的各校学生中影响巨大，编辑部就在潜庐。”复旦学子回忆。

这个院子除了陈望道夫妇的两间平房外，其余的房间是地下党的会议室和休息室，以及党所领导的外围刊物《中国学生导报》的办公室。

《中国学生导报》社是一个活跃于重庆的校园文艺社团。导报辟有新闻版、学习版、生活版和文艺版，报纸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一文说：“我们一贯的宗旨就是：想使中国学生导报真正成为同学们自己的刊物，成为同学们指导生活、交换学习心得和倾诉内心呼声的园地。”

至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前，《中国学生导报》共出版37期，发行量超过5000份。

保护进步学生

陈望道对教学十分认真，对自己和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严格出勤上课。他上课逐一叫每个学生的名字，使学生树立起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的习惯。但为了配合地下党组织展开对敌人的斗争，保护进步学生，鼓励支持他们走向革命。他暗中掩护支持学生开展进步民主运动，一些进步学生因为工作和社会活动的需要，有时没来上课，考虑到这一因素，陈望道上课就不公开点名，以免暴露进步学生的行踪和身份。

1944年夏，红岩英烈王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张黎群、周力行等人与他建立了联系。不久，王朴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的工作，被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按时出版该报不辞辛劳，为筹集经费奔走呼号，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复旦“据点”核心组将王朴的情况报告给了南方局青年组，并把王朴列入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立即接替



1945年4月5日，陈望道在复旦新闻馆开幕典礼上的讲话《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



陈望道（前排左三）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合影，于迁沪后的新闻馆前，馆名为陈望道题写。



陈望道重庆潜庐旧居

工作的“第二梯队”名单。

王朴受到陈望道的影响，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王朴后来常说：我是在复旦大学“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这要归功于党的教导。”

恢复“复旦新闻通讯社”

为了“让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能学以致用，进而改造社会”，陈望道恢复原有的“复旦新闻通讯社”（复新通讯社），陈望道自任通讯社社长，学生当编辑。通讯社一天发稿两次，每周五出版《通讯稿》油印稿，不仅服务校内学生，还向社会新闻机构供稿，免费提供给重庆各大报社使用。他还鼓励学生创办实习性质的刊物《夏坝风》等30多种壁报。

复旦新闻通讯社还开办了“新闻晚会”，共举办100多场次。晚会每周六举办一次，或座谈、或报告、或辩论，以讨论时事、学术研究等形式进行，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言，每次一个关于国家前途的主题，如“新闻与政治”“我们的出路何在”“国将向何处去”等。

潜庐离学校有一公里路，不管天晴下雨陈望道常去参加晚会。周谷城、邵力子和重庆很多记者也常去参加。随着晚会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新闻系学生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注意，但陈望道总把学生掩护在身后，坚定地说：“出了事情，我负责！”

创办“复旦大学新闻馆”

1944年4月，陈望道四处奔波筹款，每天以烧饼白水当餐食，借宿在朋友家，半年时间募集近200万元，创办了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复旦大学新闻馆。

1945年4月5日，新闻馆开幕典礼在复旦大学礼堂举行。邵力子、萧同兹、王芸生、潘梓年和胡秋原等各界人士及复旦师生600多人参加开幕典礼。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简史》记载：“是日云层密集，大雨欲来，但人们前来参加开幕典礼活动的兴致丝毫不减。”是日，陈望道从潜庐早早地赶到新闻馆开幕现场，

一一查看着筹备工作。开馆典礼上，陈望道作《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的讲话：“现在中国新闻教育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似乎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二是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我们切望能与新闻事业机关合作，能够以形影似的亲密关系开辟自己的前途，谋求人群的幸福。”

《新华日报》电贺：“为新闻自由而奋斗。”于右任发来《新闻自由万岁》演讲词：“新闻馆落成庆祝的意义，绝不止平常添设几个房舍，而是这馆舍命名的含义。中国新闻事业与复旦，在过去已有密切的关系，在未来更有远大的展望。”陈望道夫人蔡葵发来贺电：“新闻馆落成志庆”“培养人才，宣扬真理”。系友金光群等6人赠送锦旗“记者之家”。《新民报》记者廖毓泉赠送对联：“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从此，“天下记者家”成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张“名片”。

新闻馆里还“暗藏玄机”——有一台可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收音机。每到晚上，这里便聚集起一批进步青年，大家如饥似渴地聆听来自解放区的声音。这些声音，让新闻馆成为连接千里之外的延安的“中转站”。新闻馆被师生们誉为“夏坝的延安”。

（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会委员）



陈望道与夫人蔡葵



1944年9月1日，陈望道（二排右四）参加复旦大学新闻馆奠基典礼。

傅抱石国画 《雨花台》的故事

周惠斌

1956年，傅抱石创作的国画《雨花台》，描绘了清明时节，人们满怀崇敬心情冒雨前往雨花台，瞻仰、祭奠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的壮阔图景，是傅抱石矢志践行“笔墨当随时代”理念的新山水力作。

《雨花台》（纵58厘米，横78厘米，中国美术馆藏）以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笔墨图式，纵情描绘雨花台的人文景象，以及清明时节斜风细雨，草木含悲，人们凭吊先烈的场景，具有深邃的象征意义，彰显出傅抱石身体力行以中国画反映生活、写照时代的创作情怀。画面的前景部分，松柏苍翠，苍翠葱郁；中景表现前往雨花台瞻仰、缅怀革命先烈的山岭，在道路交会的山岭处，沿着蜿蜒山路，手举各色雨伞，络绎不绝地向纪念碑缓缓盘旋前行，与山腰处林立的电线杆、丛林茂密呈巨大馒头形的雨花台融为一体；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若隐若现，山峰郁郁葱葱，山头红旗招展，象征革命先烈的精神引领着后来者砥砺前行；远景大幅留白，以淋漓的水墨迅疾扫刷，再现了江南连绵春雨的凄寂氛围和缥缈朦胧的肃穆美感。左上角题识“一九五六年清明节写雨花台，傅抱石”，钤白文“抱石之印”。

整幅作品水、墨、色浑然一体，沉稳厚重，意气豪放，通过

典型的“抱石皴”手法，以硬笔散锋连皴带擦，赋予山形独特的肌理和质感，再施以水墨渲染，虚实相间，浓淡相宜，轻重相和，淡而不薄，厚而不滞，营造出雨帘垂垂雾气蒙蒙、天地氤氲的清明山雨之景，尺幅之间凸显恢宏气象和激荡情思。

特别是画家并未将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进行刻意摹写，而是以诗意和内敛且被树木遮掩的方式加以刻画，这种更接近生活现实的平淡化处理，使整个画面洋溢出浓郁的现场感和壮阔的空间感，寄寓了画家炽热的情感和磅礴内心的礼赞，因而富于艺术的震撼力和审美的亲和力。

作品笔墨饱满、墨色分明，画面清新湿润、苍秀幽雅，用笔凌厉恣肆、挥洒自如，以淡墨斜扫雨色，或竖或斜，粗细顿挫，出神入化，运用概括性的笔墨，表现出蕴涵于革命纪念地庄严崇高的深邃意境。

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殉难地，是人们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课堂。傅抱石《雨花台》以艺术化的手法，讴歌长眠于此的万千忠魂以信仰和生命铸就的不朽功勋，展现的“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襟怀，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



傅抱石《雨花台》 纸本设色 58×78cm 1956年 中国美术馆藏

宝藏物语

西汉彩绘漆云凤纹樽

付裕



彩绘漆云凤纹樽，西汉，通高18厘米，口径13厘米，底径13.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漆云凤纹樽出土于荆州江陵高台6号墓。樽筒形深腹，漆樽壁为薄片卷接成型。其盖边以薄片卷接成型后与盖黏合，盖上有3钮，对称分布。底部有3个铜质兽蹄形足。

彩绘漆云凤纹樽通体髹赭红色漆，盖顶、樽外壁中部绘相互穿插的卷曲形云凤纹，上下绘朱线弦纹。所饰变形云凤纹为西汉漆器上特征鲜明的装饰纹样。其上腹一侧有一环形铜柄，为西汉时期典型的装饰风格。